

最美中国小小说文丛

文房中国



王彦艳 主编

WEN FANG ZHONG GUO

大象出版社

文房中国
最美中国小小说文丛

王彦艳 主编
WEN FANG ZHONG GU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房中国/王彦艳主编—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3.10
(最美中国小小说文丛)
ISBN 978-7-5347-7819-3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5084 号

最美中国小小说文丛

文房中国

王彦艳 主编

出 版 人 王刘纯
策 划 马国兴 连俊超
责任编辑 孟建华
责任校对 毛 路
美术编辑 陶 雷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8

字 数 112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金水区柳林镇马林工业园

邮政编码 450046

电话 (0371)65642565

序

连俊超

20 世纪 60 年代,著名摇滚乐队披头士创作了一首极富东方风情的歌曲《内在的光》(*The Inner Light*)。这首歌洋溢着浓厚的宗教神秘感,其配乐用到了印度唢呐、班舒李笛、萨罗达琴、帕卡瓦甲鼓等诸多印度民间乐器,而歌词则来自老子的《道德经》第四十七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道德经》在西方备受推崇,许多作家曾受其影响。

鲁迅先生曾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去。”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形态千差万别,但人类文明的发展让世界不同角落的文化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那么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种族间的文化睽异就会像丢进温水中的盐粒一样消融。具有典型民族特色的文化样式更易于超脱民族或地域的束缚,成为世人共赏的艺术。

在精短阅读已成流行的今天,我们编选这套“最美

中国小小说文丛”，既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梳理小小说文体，以风格灵活多变、内容丰富多样的小小说，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端庄厚重之美，展现小小说灵秀优雅气质，也希望从一系列具备浓厚中国味道的符号背后，找到属于中国文化的独特的美。

数十年来，遍布全国各地的小小说作者创作了大量的小小说作品，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使作品携带的文化内涵也不尽相同。这其中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不同诠释，又有对各地区独特民间文化品种的深情描摹，有古朴典雅如琴棋书画，有淳朴天然如民间风物，有玉石瓷器的叮当，有茶寮酒肆的喧嚣，有梨园经久不息的弦音，也有民间艺术渐行渐远的绝唱。

在首辑“最美中国小小说文丛”中，我们精选了六个符号：本草、禅悟、梨园、手艺、文房、侠义。《本草中国》在中草药香气中体味中华民族的健康理念，乃至由此升华的宇宙观，以本草的幽香蕴藉心灵，以本草世界的繁复映衬人性之幽微。《禅悟中国》以灵秀通透的笔触打开禅的超脱意境，以温润亲切的故事，展示禅的彻悟境界，以及禅在古往今来红尘生活中的渗透与阐发。《梨园中国》由一张张表情不一的脸谱展现生活的喜怒哀乐，在如泣如诉、余音袅袅的弦乐中体察人生之迤迳，在唱念中道出梨园人物戏里戏外的生活点滴。《手艺中国》像一幅长长的画卷，画中各色人等悉数登场，各种行当的手艺人从街头吆喝着走来，在巷尾展示自己炉火纯青的绝技，选文借手艺人之身世，为行将消失的手艺安魂。《文房中国》墨香四溢，儒雅谦和，此中既有对文人墨客文采风流、高蹈举止的再现，又有对附庸风雅之人险恶诡谲的洞悉。《侠义中国》举侠客义士之行，感侠肝义胆之心，在刀光剑影中书写豪情，在市井坊舍间感佩忠义，是一部各路英豪侠士的列传。

“最美中国小小说文丛”是一套开放的书系，首辑出版后，我们会继续精选其他文化符号来阐释中国之美。编选这套书时，正是酷暑难耐的三伏天。当我们的编选工作接近尾声时，秋天已经悄然来临。面对季节变换光阴流转，我们能做的就是时间的洗礼中成长，在不断前行中认知自我。而阅读和思考便是通往内心的一条幽静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你知道得越多，就会发现自己知道得越少。但若一个人能不断向内生长，洞烛幽微，他终会到达一片开阔之地，他的枝叶也终将沐浴到天光和雨露。

目 录

《红豆相思图》	聂鑫森	1
丹青引	聂鑫森	5
王谢子弟	聂鑫森	11
蓝眼	冯骥才	14
《康熙字典》	梁晓声	18
雅盗	孙方友	23
王子由	孙方友	26
伊文成	孙方友	29
麻祖师	孙方友	32
《道林诗帖》	张晓林	36
漆匣	张晓林	39
青眉	张晓林	43
蝶蚁之祸	张晓林	46
雪画	王海樵	50
遁笔	孙春平	53
善举	孙春平	56
曹雨平	杨小凡	59

短李	杨小凡	61
梁闻山	杨小凡	63
闹鼠斋主	王 往	66
将军印	刘建超	69
神刻张	刘建超	72
残局	沈祖连	75
小村人	沈祖连	78
名累	沈祖连	81
《金陵十二钗》	吴卫华	84
血桃花	吴卫华	88
女青年呼啦啦	周海亮	90
治印	无 暇	93
管城笔坊	无 暇	96
神梅	张国平	100
神手	张国平	103
临街的窗	宋以柱	106
安若素	赵明宇	109
闲章	王小二	112
梅花引	梅 寒	114
荷之恋	梅 寒	117
棋圣	韦延才	120

《红豆相思图》

聂鑫森

这两个人,当然是一男一女,都快六十了,各自失偶已愈三年。他与她虽都供职于潇湘文理学院,却不同系,彼此几乎没有什么交往。兀地由双方儿女一撮合,很快就成了连理。没有起承转合的恋爱过程,只因小字辈既是中学、大学的同窗,又一起出国留学一起“海归”,交谊不错,劝说的理由也很简单:“你们都爱好收藏红豆啊。”结婚的仪式就像走亲戚一样平常,双方的亲人及老友在一起高高兴兴吃个饭,新娘便住进了新郎那个幽静的院子里。

新郎叫庄种蕉,字听雨,名和字是其父起的,典出古诗“旋种芭蕉听雨声”。种蕉是美术系教国画的教授,同时又是闻名遐迩的画家。他酷好画蕉,或作主体,或作背景,下笔狂肆,色墨淋漓。成片的蕉林,单株的芭

蕉,或只画一片、几片芭蕉叶,从中可体会出芭蕉春、夏、秋、冬的不同姿仪,故他有枚闲章刻的是“蕉客”二字。

祖传的这个庭院在湘潭城西,与湘江结邻,一院子沉沉碧绿,种的全是芭蕉。没事时,他清瘦的身影在蕉叶间飘动,是一幅极动人的画。

他喜欢收藏红豆,是因为小时候父亲课读唐人王维的《相思》一诗,给他留下太深太美的印象:“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他用精致的小锦盒,装盛不同地域所产的红豆,广东、广西、海南、云南……或利用出差、写生的机会在当地选购,或是友人、学生殷勤赠予。他对赠予者必以芭蕉画作回报,这叫“投桃报李”,皆大欢喜。

新娘叫竺卷帘,字待月,在中文系主讲历代诗词。她年轻时既是美人,又是才女,即便渐入老境,也是风韵犹在。她除出版学术著作多本外,还有自印的只赠友人的旧体诗词《卷帘集》。她对具有古典情调的帘子特别钟情,家中到处悬挂着帘子,窗帘、门帘、堂帘、廊帘,材质或竹或绸或布。她的诗词中,也常常写到帘子:“十二栏杆人寂寂,秋荫都上画帘来”;“帘底翠鬟残烛梦,车前红叶夕阳诗”;“最怜待月湘帘下,两袖松风椅微凉”……

她和前夫都是广州人,是二十年前调到湘地来的。自小父母就给她戴红豆做的手链和项链,于是便有了收藏红豆的癖好。她从不打麻将,但从唐人温庭筠“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也无”的诗句中得到启发,选购小粒四方体羊脂玉,请首饰店的工匠把精选的红豆镶嵌上去,成为她闲时的把玩之物。

“五一”劳动节后,种蕉和卷帘开始了他们的“第二春”。

这个院子的格局不算小,有十几间青瓦青砖的房子,卧室、藏书室、画室、书房、客厅、餐厅、客房……一应俱全。院子里满是芭蕉,绿意森森。双方儿女都成了家,自有他们的住处,就剩下两个老人与之厮守。

两家的藏书归到了一室。种蕉说:“原先的横额为‘蕉书阁’,我看应改个名,你拟我写,行否?”

卷帘想了想,说:“叫‘书鱼室’如何?嗜书之虫古人谓之书鱼,你我便是。”

种蕉击掌叫好。

两人所藏之红豆,专辟一室放置。卷帘说:“我刚拟了一个,这处该你了。”

种蕉在橱架前边走边看,当看到那两颗嵌红豆的羊脂玉骰子时,灵思一动,说:“叫‘玲珑相思馆’如何?取自温庭筠的那两句诗。”

卷帘脸上一热,含笑首肯。

他们结婚合影的放大相片,挂在“书鱼室”正面的墙上。

卧室的墙上呢,挂着两幅字画,一幅是种蕉数年前赠给发妻的,叫《蕉荫品茗图》,画的是一男一女坐蕉旁的几桌边品茶,人物很写实,一看便知是种蕉夫妇;另一幅是卷帘丈夫生前用行书书写卷帘的一首五古:“君问卷帘人,红豆藏几许?相思无尽期,两心共今古。”他们彼此体谅对方的不忘旧情,觉得应该这样做。

种蕉和卷帘都是博导,要工作到六十五岁才能退休。种蕉之前一日三餐都在教工食堂吃,他没想到卷帘是个烹饪高手。早餐的煲粥和点心,晚餐的几道荤、素菜,都做得非常可口。中午呢,两人在教工食堂用餐,由卷帘去点菜,安排得极周到。在家里吃过晚饭后,他们并肩在院中散散步,然后,一个去画室作画,一个去书房看书、撰稿,互不干扰。临近子夜时,准时回到卧室。

他们靠在床头,看着墙上的字画,聊些陈年旧事。

卷帘说:“你们在蕉荫下喝茶,都喝些什么茶呀?”

“我们喜欢喝绿茶,多是西湖龙井、黄山毛尖、湖南郴州‘狗脑贡’这几种。”

“哦。”

“你先生的行书,写得真不错,他大概很喜欢习黄庭坚的字帖?”

“是啊。他说黄字顾盼生姿,摇曳多韵致,有创新,却又在规矩之中。”

“啊,我们该休息了。”

“行。”

于是他们一人一个被子,安安静静地进入梦乡。

日子过得快无声息,放暑假了。

双方的儿女兴致勃勃给他们办好了旅游手续,让他们随团去浙江一带的风景地游玩、休憩,为期半个月。因为他们带着结婚证,白天寻山访水,夜晚可以在同一个房间休息。洗浴过后,他们相倚在床头聊天,谈诗谈画谈此行的种种细微感受。谈着谈着,种蕉忽然把卷帘揽到怀里,卷帘的头在种蕉胸前轻轻地拱动。

不知是谁的手把开关摁了一下,电灯熄了……

当他们旅游回来刚下火车,正好暮色四合。儿女们在车站口迎接他们,然后在一家大饭店的雅间为他们设宴洗尘,再用小车把他们送到家里。在一片欢笑声中,儿女们立即告辞走了。

种蕉说:“茶也不肯喝,说走就走了。怪!”

卷帘说:“这些小家伙,只怕有事瞒着我们。”

出行前,他们把一大串钥匙交给儿女们保管,现在回来了,钥匙又物归原主。他们一间房一间房地检查,发现几处墙上的装饰变动了位置。“书鱼室”正面墙上,他们的结婚照不见了,移到了餐厅的墙上;卧室墙上种蕉所作的《蕉荫品茗图》,移到了他画室的墙上;前夫赠卷帘的行书轴,则移到了她书房的墙上。

卧室的墙上呢?什么也没有了。

他们相互对视,什么也没有说,孩子们都替他们说了:旧情不忘,各藏自己的心底;新情肇始,应有其一个祥和的空间。

种蕉大声说:“此时,我要去画室画一张大画,红豆树上,结满累累红豆,再添一对绶带鸟,叫《红豆相思图》。”

“不可不配几片蕉叶,你不是自称‘蕉客’吗?”

“再加一钩新月,因为你字‘待月’。”

“种蕉,我要为此图作一首诗,再由你题写上去。”

“然后,挂在我们卧室的墙上。我去作画了,烦你在画案边开炉煮壶茶吧。”

“好。”

丹青引

聂鑫森

这两个人可以成为好朋友,怪!

一个是古城江南画院的专职画家林下风,今年五十岁,擅长大写意花鸟画,尤其是画姿态各异的大雄鸡名重一时。他画鸡,不以尺幅大小计算价格,而是论只,一只千元!因此,不少人称他为“鸡贩子”。他亦不恼,自刻了一方白文印“以只论价”,凡画鸡必钐此印。他的画从不赠人,不管是市委书记还是宣传部长,抑或是特别要好的朋友,索画就得付钱,允许你讨价还价,但绝不可能白白地拿走。他有他的理论:“你不付钱,就说明我的艺术一文不值,那是看不起我,也使我看不起自己。”他若喜欢谁的画,必揣着钱上门去买,哪怕是同院的画家。人家不肯收,他就说:“你不收钱,我就不要你的画。你是把我视作乞儿了,我岂能受辱?市场经济,别不好意思

思。”

另一个是四十八岁的马上侯，在古城的清云街开一家潇湘字画店，既收购、出卖古字画，也做当代名家的字画生意，出出入入，赚了不少的钱。但马上侯与别的商人不同，他做生意时，精心谋划，寸土不让，俗气得很；而在生意之外，却是儒雅博学，加上身材颀长，面白无须，锦心绣口，很有一点玉树临风的姿仪。

说林下风和马上侯俗不可耐，视钱如命，似乎是说不过去。同事、朋友中，谁家有了红白喜事，他们必去送上包封，出手很大方。城里有什么慈善事宜，他们往往会捐上一笔钱。高兴了，常会找一家好饭馆，宴请亲朋好友，必尽兴方散。

林下风和马上侯常在饭馆和茶楼聚会，他们对古今字画都有相当精辟的见解，谈到高兴处，往往手舞足蹈，有如顽童。

这天中午，他们相约走进了雅风楼。

雅风楼开在湘江边，厨子的湘菜及点心做得很有特点，红烧猪脚、清炖甲鱼、臭豆腐、爆炒肥肠、莲子羹、猪血汤、荷叶糕，都是他们喜欢吃的。白酒呢，喜欢喝五星级的“浏阳河”，爽口，且有劲道。

他们坐在一个雅间里，窗对湘江，凉风飒飒，真是惬意得很。

“来，干！”马上侯端起了酒杯。

“好，一口干！”

两只杯子碰响，然后一仰脖把酒都干了个底朝天！

他们开始谈诗论画。

林下风说：“画之妙者，不离乎情，宜于诗词中绎情思，以诗入画，以词入画。”

马上侯点点头：“你这是亲炙所得，称得上是至理名言。纵观中国画坛，可以如此概说：画盛于宋，精于元，大于明，工于清，下风兄以为如何？”

林下风说：“此论可以佐酒。来，干！”

马上侯哈哈大笑。

“清代‘扬州八怪’中，我最喜欢的画家是李复堂，又号懊道人，上侯老弟，你呢？”

“我也是。”

“正如郑板桥所言：复堂之画凡三变。也就是说，他的画风由工细而变得豪

放,由形似而至笔墨趣味的追求,阔笔写意,纵横驰骋,已入化境。我也曾收藏了他几幅,你若再得了,别忘了我。”

马上侯说:“那也要看你出什么价钱。”

“俗商也。”林下风笑得连鬓胡乱颤。

“喂,下风兄,我有一香港友人,想要你一幅《十吉图》,四尺整宣,请画十只大鸡。平日你的润格,自然是一万,我出八千,如何?你得让我有点赚头。”

“我还不知道你的本事,这画一出手不赚五六千才怪。今天我高兴,八千不行,九千!”

马上侯痛苦地摇了摇头。

“那么,这档子事不谈了,喝酒!”

“好……九千就九千,什么时候来拿画?”

“明日午后。”

“一言为定。来,喝酒!”

第二天午后,马上侯走进了林下风的画室。《十吉图》已经画好了,摆在案子上。

画得真不错,只只鸡有神采。

马上侯高声叫起“好”来。

“好”字的余音刚落,马上侯看出问题来了,十只鸡只有八只是完整的,还有两只鸡只画了半只:有一只的后半截在画外,有一只的头被另一只鸡遮住了。

“这两只鸡只露出了一半?”

“你是九千元,八只整鸡为八千元,再加两只半鸡,各五百元,你说是不是?”

“下风兄呀,我才知道你的画是不能还价的。不过,我佩服你构图的奇巧,你不是人——是艺魔,是鬼才!”

林下风听了夸奖,说:“走,喝酒去,凭你有这双法眼,我要先敬你三大杯。”

日子一天天打飞脚过去,离中秋只有十来天了。

林下风的家里,忽来了一个陌生人。四十多岁,自称“王扶”,说是觅得五张李复堂的花鸟册页,想请林下风过过目。

林下风拿来一柄放大镜,在桌子上摊开册页,细细地看起来。

第一幅是水仙和大蒜，画着一株水仙和四头蒜，题款是：同是蒜也，有雅俗之分焉。构图、笔墨、题款、印章，无不精妙，是真迹。

另外四张，分别为海棠花、月季花、含笑花、蔬果。

林下风问：“东西不错，哪儿来的？”

王扶说：“我是本市人，与马上侯先生常有来往，东西从正路上来，这点你放心。”

林下风立刻拨电话给马上侯。马上侯说他认识王扶，并说出了他的住址，末了问：“你怎么问起了他？”

林下风说：“随便问问。”然后把电话挂断了。

“王扶，你开个价。”

“每幅三万，你看行不行？”

“价高了，我只能出一万五一幅。”

“不行，最少得两万一幅。若林先生出不了这个价，我送到马先生那里去，他很喜欢李复堂的东西。”

林下风慌了，忙说：“好，两万就两万，五幅我给你十万。王扶，一般来说，册页有十幅之数，你若再得了，给我送过来！”

“好。”

又过了几天。

王扶再一次走进林下风的画室，他又带来了四幅花鸟册页。

林下风一看册页的大小规格，和前五幅完全相同，再经反复鉴定，是真迹。

林下风喜饱了，说：“我买了，给你八万！”

王扶摇了摇头，说：“林先生，这几幅是我从另一个藏家手里说破嘴才买到手的，花的钱比上次多。我也不开海口，两万五千元一幅，四幅仍是十万元。”

“我给九万，以后我们常来常往，留个人缘在这里，怎么样？”

王扶想了好一阵，才说：“行。不过，你得送张小品画给我，就画一只鸡！”

“行。我有画好的小品画，给你题个款就是了。”

“谢谢。”

中秋节到了。

马上侯忽然打电话来,请他到家里去喝酒,并说还请了另外几个朋友。

林下风打的去了马上侯家。

一走进马家的大客厅,林下风看见客人都到齐了,就等着他。

马上侯迎上来,说:“下风兄,欢迎光临寒舍。为了让大家高兴,这四壁的字画都换了,你看看怎么样?”

林下风一看,果然,墙壁上挂上他从没见过的字画,有古人的也有今人的。他的目光被嵌在一个镜框里的小册页吸引住了。他急急地走过去一看,竟是李复堂的手笔,画着一把蒲扇、一枝梅花和一把紫砂茶壶,上半截题着很多字,他轻轻地念了起来:“峒山秋片茶,烹以惠泉,贮砂壶中,梅花开时,特寻一枝归,吃两壶,尤觉眼耳口舌俱游清虚世界,非烟火中人可梦见也。”更奇怪的是,此幅与他所得的一般大小,纸色亦同。

“下风兄,这可是一幅精品。”

“你从哪里得到的?”

“保密,无可奉告。”马上侯神秘地说。

“可否转让给我?”

“不可,我太喜欢这幅了。来,入席,我们喝酒去。”

林下风说:“慢。我已得九幅,配上它,即成完璧,你就不能忍痛割爱?你不答应,我喝酒都无心思了。”

旁边的人都劝马上侯出让。

马上侯叹了口气,说:“下风兄,我后悔不该挂出来这幅画。你得了九幅,我得一幅你都眼红。不过,我花了不少钱……”

“你开价!”

“五万!”

“太多了,太多了,三万!”

“三万绝对不卖。我们喝酒去吧。”

“上侯老弟,你总得松一点口吧。”

马上侯说:“四万,就这个价!”

“好,四万就四万。”

林下风只是喝过三杯酒后，从墙上取下画框，就要回家去。马上侯说：“钱呢？”

“我马上让人送过来，不少你一文！我要拿回家去好好欣赏。”

说完，匆匆而去。

林下风足足在家把这幅画看了两天后，忽然想起得到这十幅册页的经过，猛一拍大腿，说：“这十幅画分明是从马上侯手上流出来的，王扶是他雇请的，分三批卖出，价格自然高了。这马上侯好手段！”但林下风并不后悔，东西是好东西，只是多花了点钱。他每次给马上侯的鸡画，又何曾不是高价位。想着想着，他独自笑了。

生意上的事，并不伤害他们的友谊，他们仍然是好朋友。他们能大俗也能大雅。

电话铃响了。

“喂，我是上侯。下风，我请你到听雨轩吃晚饭，你有时间吗？”

“我会准时到的。”

“好，我们要一醉方休。”

“正合我意！”

.....